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原道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伊川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又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

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者先生之論豈輕發哉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盖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孫曰仁義足於己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誠齋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

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垢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孫曰以仁義為小也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天下或有之字小一作罪彼以煦煦為仁孫曰煦煦小惠貌○煦况宇切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一無此四字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一本作言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本作言者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髡為城旦黃老

于漢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王本作魏晉梁隋呂本作晉魏梁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一有則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者一作則附一作隆出者汙之者一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孫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佛者曰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孫曰為孔子者謂學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誕欺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一本無師之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訊問也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孫曰四謂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孫曰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祝曰勌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勌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

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介甲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其字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孫曰皿者飲食之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能字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句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孫曰而皆謂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一作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一作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

言曰其言一作之言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尹彦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葢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孫曰天常猶言天倫

也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一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一無而字）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示饗人鬼假至也人鬼祖宗也○假音格）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一本云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又一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補注或問張子韶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之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趙本作不絕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補注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一作而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祝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疾注謂癃病○廢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

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終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作王承福傳曰益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仲兼愛之道破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樊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

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虚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甞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甞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葢少作也今其書墁集删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説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説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

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補注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静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趍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

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為情者七無三而二字曰一無曰字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孫曰主於一謂主於仁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一本無一

也二字一本反作及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亂也蒲昧切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一作於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

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孫曰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一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

教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孫曰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岐岐謂意有所知嶷嶷謂有所識別也○嶷魚立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無人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學一作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一本作言性情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韓曰原性之說其旨蓋懼當時之人溺於佛老而胥為夷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

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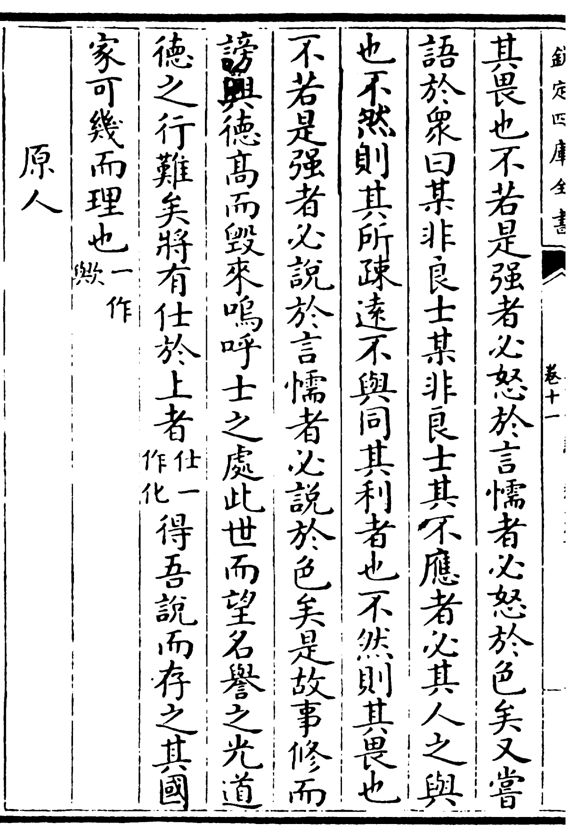
言誠有旨云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 周悉也 其待人也輕以約 樊曰此葢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 補注孟子舜由仁義行 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樊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葢本此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 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已（趙云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趙本無則不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未有一本並作有未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内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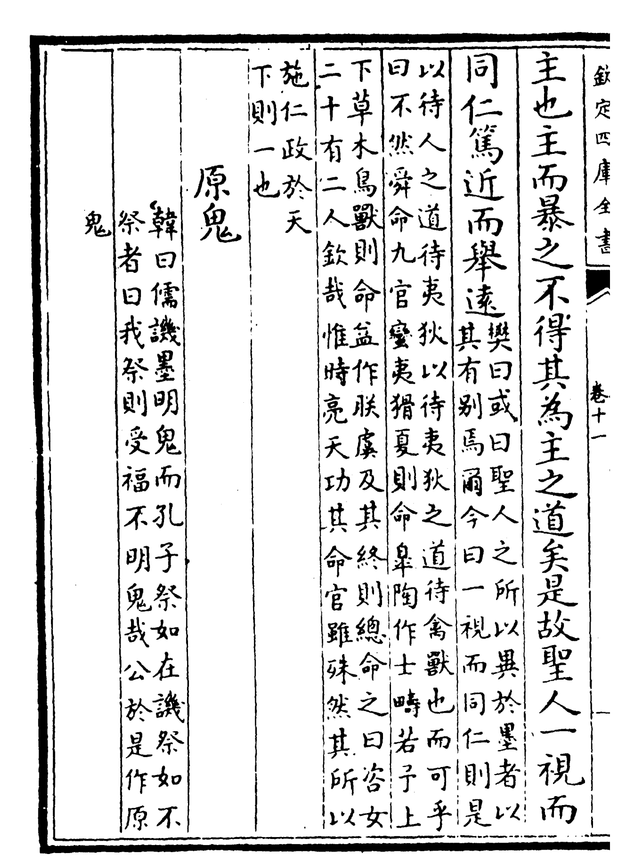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是謂一作是之謂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樊曰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之謂也其曰謂人莫已若其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為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薄責於人者非耶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於墨者以其有別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臯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則總命之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原鬼

韓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於是作原

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與形（補注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霆雷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

也曰是有二說一本說下有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也爽差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凴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一作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既盡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其一作乎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一本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

為禍樊曰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内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猲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强聒至死無用

行難 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矜夸也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參字公佐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居六七年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徃閒客席閒一作問客一作賓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其商也其生其任之其死其誄之孫曰其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誄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謚今之行狀是也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與也字一作之罪字一作過皆曰然一本作皆應曰然愈曰

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一作而任與誅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孫曰初謂為胥與商也）（惡烏故切）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樊曰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之大夫）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者歟齊也晉

也且有二與七十焉一無焉字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一作人也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之不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歳之間歳一作年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説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一無於字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于一作乎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又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

取其長而畧其短也○没一作缺少一作細又作一乎一作耶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一作於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一無耶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且微字其後用也必粗粗大也踈也物不精也○粗聽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趙本云先生曰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茍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作慮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一作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淑善也殊六切）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色角切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

後人受其亂一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噓呵也雲固弗靈於龍也弗一作不然龍乘是

氣茫洋窮乎玄間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一本作而茫茫云云薄

日月薄追也伏光景伏掩也感震電神變化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

土水浸也汩陵谷汩漂沒也○汩越筆切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

能使為靈也靈一本作雲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

也然龍不得雲不一作弗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孫曰憑依

猶勢位也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

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一作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祝曰瘠瘦也禮記瞻肥瘠○瘠音籍察其

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一作紀綱之亂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一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聚兵而焚之（孫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世一作帝）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

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一作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作扶持與之又一作天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作善計善醫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孫曰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一作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

喙有若鳥者樊曰尸子禹長頸鳥喙其貌有若蒙倛者祝曰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其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揚倞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於公耶○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韓曰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謂紂也顏如渥丹孫曰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丹也美而狠者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其貌則人貌一作面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為怪也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一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駢並也蒲眠切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食音似下食之同一本作今之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一作是馬也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

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識馬耶識一作知

讀荀子

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牴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一本題作讀荀無子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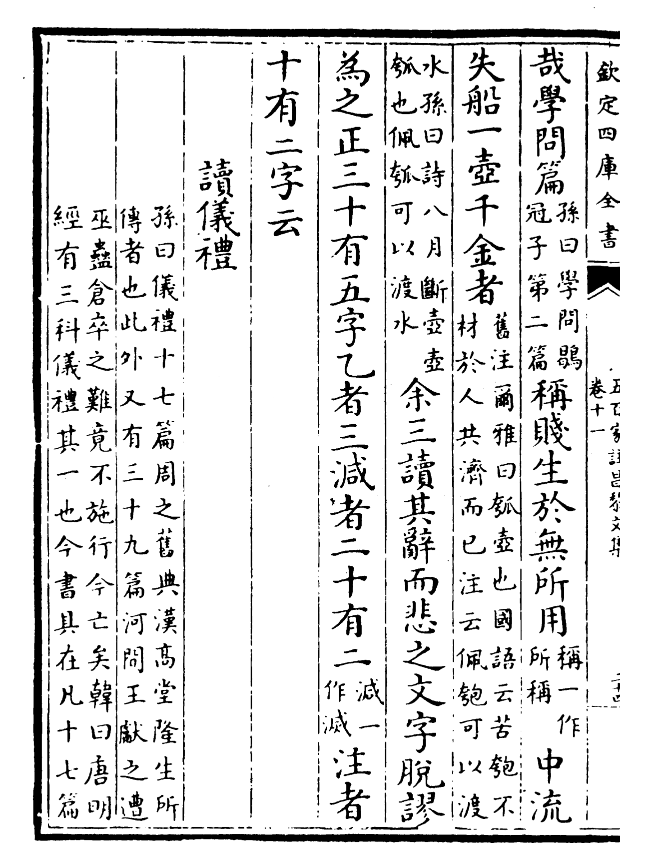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孫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一作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趙本作各以其所能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黃老于漢一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

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一作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籍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益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不合於孔子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孫曰漢藝文志又有法家名家者流刑名謂此也其博選篇孫曰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徒隷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一有其字功德豈少



哉學問篇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稱一作所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舊注爾雅曰瓠壺也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孫曰詩八月斷壺壺瓠也佩瓠可以渡水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滅一作減注者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且一作其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云一作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說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上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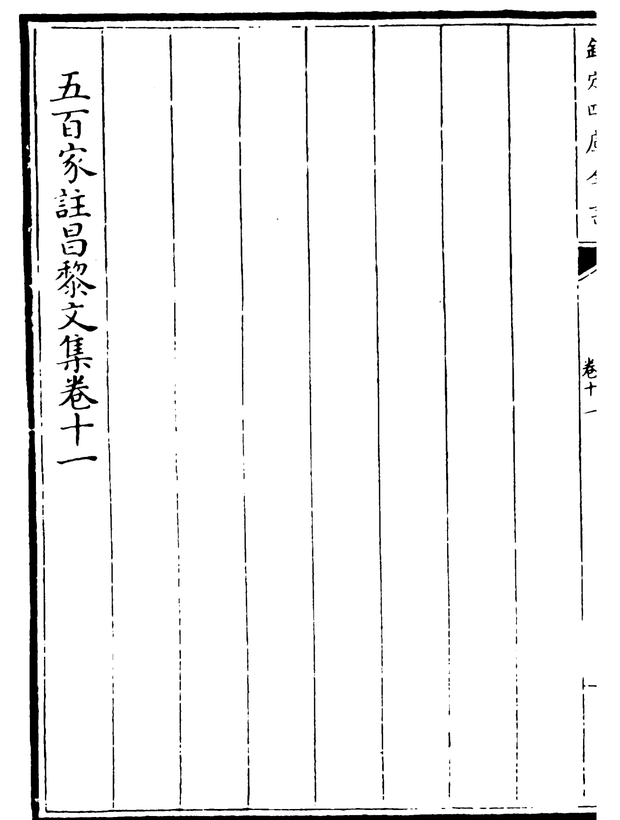
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明鬼神在上同篇中無別篇也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上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孫曰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孫曰子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曰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孫曰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墨子必用孔子孫曰為墨子之學者必用孔子折衷於聖人之言其

可也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洪曰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又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書誣稱孔晏之事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嘗辨明之矣以孔子之道較之墨子不啻胡越孟子著書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

功不在禹下意以巳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蔡曰此分邪正末學之辨也謂非孔子之正不足以知墨子之邪無墨子之邪不足以明孔子之正故曰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學者於此又何疑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一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獲麟解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傪曰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旨意適則孟軻既没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為靈昭昭也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補注麟之趾是也書於春秋見題注書一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也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祝曰鬣說文髮鬣禮記夏后氏黃馬蕃鬣○鬣音獵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一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一有也字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一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

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去一作下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一作大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一作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無其字聖人無常師蔡本有孔子師三字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韓曰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其賢不及孔子補注方舟李石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問官名郯子博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臧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資要以師周公為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故一作是故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樊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曰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

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祝曰爬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抉挑也。爬蒲巴蒲麻二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明一作不能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茲有年矣（年一作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孫曰玄幽深也補注陳齊之語錄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祝曰選終日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用心貌○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矻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祝曰觝角觸淮南子兕牛之動以觝觸補注異端異說也語攻乎異端觝音底）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注苴所以藉履也孫曰苴包苴也○苴子魚切罅呼訝切）張皇幽眇（孫曰眇微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蔡作走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一作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醲一作釀含英咀華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祝曰梁劉孝綽安成康王碑虞夏華運姚姒之姓已分。姒徐里切渾渾無涯孫曰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補注元結曰聱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孫曰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太史所録

謂司馬遷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文一作德者非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一作其又作且先生之於人一作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祝曰爾雅跋躐也躓跲也韓曰詩狼跋其胡載躓其尾註跋躐顛倒貌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躓其尾言進退有難也。躓音致字一作蹪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孫曰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山陽令也。遂一作逐三年博士樊曰公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避謗求分教東都三歲即真也

舊傳作三為博士益公貞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自尚書外郎為之作三為博士亦可冗不見治韓曰楚詞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字唐書作其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登一作豐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為一作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祝曰爾雅杗廇謂之梁韓曰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為桷祝曰詩松桷有梃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韓曰欂柱也櫨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柱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檽○欂音薄櫨音盧椳闑居楔韓曰椳戶樞闑門限居闑壯楔門兩傍木○椳烏回切闑

五結切居亭點切楔先列切各得其宜宜一作施以成室屋者一無屋字匠氏之功也蔡本功作工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溲音瘦敗鼓之皮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虫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一作犖犖為傑○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孫曰轍車跡也環循環也○一作轢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一作守正大論以興大論一作大倫

以興一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孫曰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中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作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祝曰易吾與爾靡之○靡音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孫曰徒謂從御也○從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篇以盜竊篇一作編然而聖王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臣一作相兹非幸歟

一作茲非其幸歟一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祝曰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卑忘已量之所稱已量一作量已○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孫曰前人謂在已之前謂貴顯者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杙即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橛也楹柱也孫曰杙小而楹大故愈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樊曰昌陽本草昌蒲注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菖蒲味辛温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

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猪為狶狶苓乃猪苓也○訾音紫狶音喜又音希

本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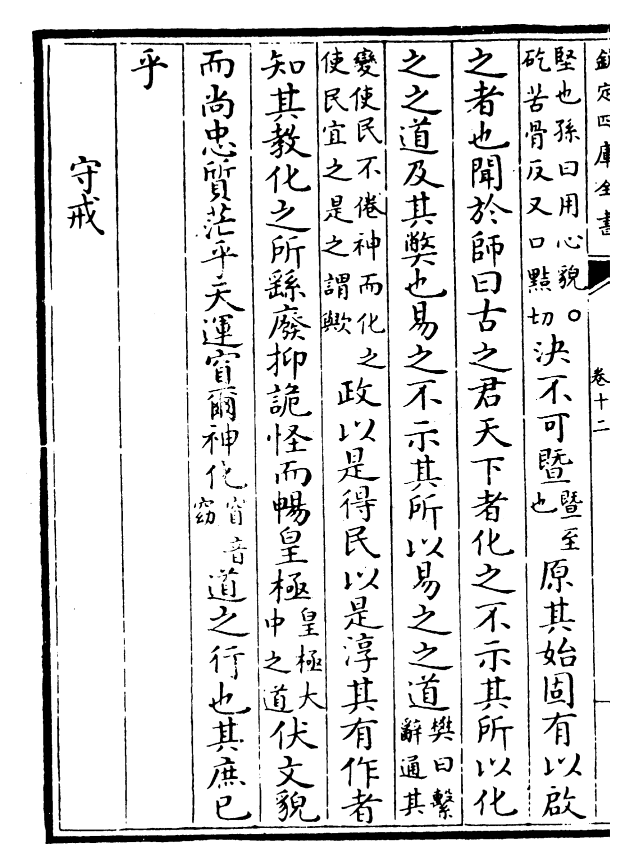
樊曰周哀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弊也一作文既有弊也孫曰一作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不知其承謂不能救之以忠也大敷古先也敷布遂一時之術以明

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孫曰謂百氏之言也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周從乎我一作吾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詳見題注暴孽情孽魚列切飾淫志枝辭補注枝辭謂枝蔓也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祝曰論語不悱不發注必待其人口悱悱乃後發○悱音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一有後字雖矻矻韓曰矻矻

堅也孫曰用心貌。矻苦骨反又口點切決不可暨也暨至原其始固有以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歟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其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皇極大中之道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窅音窈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令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孫曰詩大雅板之文翰幹也書曰以藩王室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藩籬也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孫曰柴援者樹柴為援也而外施窞穽以待之補注窞穽坎穴也。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穿窬亦穴也上通為穿則

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其扃鐍祝曰扃鎖鑰也莊子固扃鐍孫曰扃關也鐍鈕也○鐍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孫曰介猶間也屈强謂當時方鎮也○屈渠勿切强居亮巨兩二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意見題注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一無而不為三字材力不足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為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一作材力不足為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孫曰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魯雞大雞也今夫鹿之與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為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杇者王承福傳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故公為之傳韓曰說文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杇音烏或作圬釫楧槾或作墁鏝

杇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孫曰勲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祝曰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孫曰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杇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癈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稼種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偏爲孫曰偏爲者謂一一爲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趙作舍鏝一日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強其量切下並同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一作亦有其宜也吾故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故一作特嘻吾操鏝以入於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孫曰墟丘墟謂廢田也○墟丘於切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一作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曰一無則字一無曰字一無則曰二字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一無而字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已之不可強一作知其不可能而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一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

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者也（一無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孫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為于偽切下為人同）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

而利天下孫曰孟子謂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蓄一作蓄其肯勞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覺焉覺一作鑒又一作覽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一無是字余生四

十有八年韓曰公生大歷戊申四十有八年則元和十年也○一本作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洪曰四十有八年當作三十有八年按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四十八為誤矣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一作予下並同）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一作焉）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樊曰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樊曰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讙聲尼交切）

行箴 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一作雖悔可追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孫曰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於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宜悔而休汝惡昌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孫曰悖亂也而汝也○悖蒲昧切一作善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

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音貝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然一作焉厥聞四馳聞聲聞也音問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蘇東坡解云前

所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實而得其聲故不欲其有聞也後一說正謂公云

此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一作其終及既寧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一作辱則宜然

後漢三賢贊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畧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孫曰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一見誦憶遂通衆流孫曰充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孫曰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韓曰充所為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為談助其後王良為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為州治中自免歸鄉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孫曰刺史董勤

辟充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後漢長陵臨涇岸頹壅其流○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鄉人一作鄉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言甚明孫曰述赦篇言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根芽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

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一無自字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樊曰統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誡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袁紹甥也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名補注本傳云州郡命名稱

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樊曰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孫曰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洪曰李賀父名晉肅避上從事賀年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其父使賀賦詩

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亡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鼓吹録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揷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益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

樊曰賀字長吉係出鄭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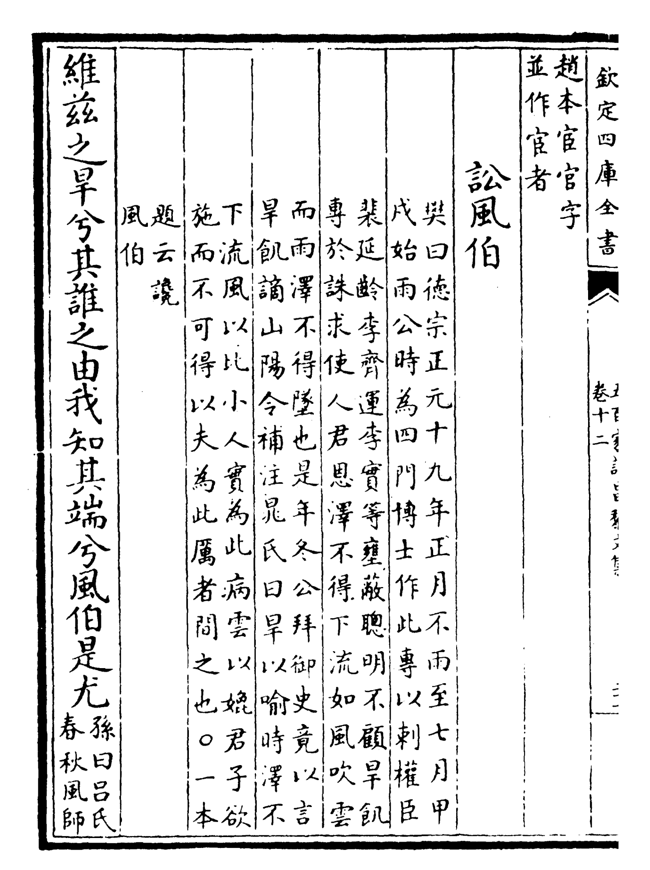
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一本無賀舉進士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

不舉進士為是韓曰唐康軿劇談録云元稹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不許元和初稹舉制策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公為著諱辯以明之序所謂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意指此歟與曰公與李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曰與賀爭名者按劇談録其元稹邪然考之史稹未嘗為禮曹也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湜音植若不明白一本無此四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孫曰鄭玄注曲禮云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律曰不諱嫌名孫曰曲禮之文也嫌名謂聲音相近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

與蓲之類是也（祝曰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蓲○蓲音丘）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本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孫曰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其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一本作於春秋不諱嫌名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祝曰周康王名釗書用欽保元子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

一有者字漢之時有杜度補注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為齊相見衛恒四體書○一有者字此於其子一無於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補注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一本無又諱二字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樊曰以滸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代祖玄宗廟諱益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昺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孫曰以諭近代

（宗諱機近玄宗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立言行事（立言一作言語）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一無舉字非）為可耶（趙本耶作與一本無耶字）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一作矣一作耶）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一作矣一作耶）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趙本官官字並作官者

訟風伯

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山陽令補注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為此病雲以嬈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為此厲者問之也○一本題云讒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孫曰呂氏春秋風師

曰飛廉山升雲兮澤上氣補注上亦升也雷鞭車兮電搖幟幟旗也尺志切雨霈霈兮將欲墜祝曰楚詞不霈近兮愈疎孫曰霈霈欲雨之貌霈與滂同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樊曰暘烏日名見廣雅念此下民悶其光兮悶閉也不闢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將一作獨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此謂求其時也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孫曰屏屏雲聚貌醨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鑠消也舊本作使雲

化不得寒之使雲不得施舊本作使氣不得施嗟爾風伯一有分字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令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趙本作女傷

伯夷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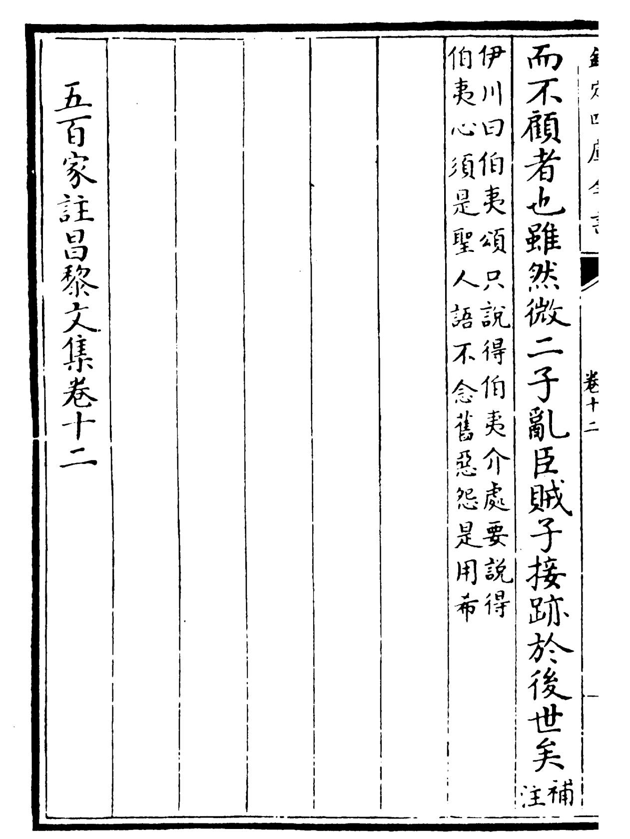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盖絶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

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何以皆得為仁邪與曰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於義一作於其義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一作而力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昭一作照）不足為明崒乎泰山（孫曰崒山高貌韓曰峯頭巉巖也○崒才律切）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

叔齊者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世有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孫曰標表也準謂準繩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補注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題注伊川嘗曰刊本

伊川訛東坡係沿蜀本韓仲韶注之誤據二程

全書改

第一頁前八行題注又曰刊本訛伊川亦曰係以

前說為東坡曰而誤也據二程全書及本注體

例改

第二頁後一行非天小也刊本小訛罪又注天下

或有之字小一作罪刊本訛一作非天之罪也

係沿舉正之誤並據考異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能善是刋本善訛有係沿舉正之誤據考異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注書泰誓曰刋本泰訛已今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鬼無氣三字諸本並有至朱子考異始刪去按與文義無害姑存之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孟軻氏而止耳句下東雅堂天德堂諸本並有揚雄氏而止耳句按此言存

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故下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似不應再有揚雄氏而止耳句當以此本為是存異

卷十二第一頁前六行題注其詞旨意適刊本旨訛與據李翺集改

第二頁後一行題注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按本集子厚為師何謂人不歸之耶其答韋嚴二書自是所見不同不必曲為之

訛存異

第五頁前一行于茲有年矣刋本年作時係沿舉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改又注年一作時刋本訛時一作曰亦誤今改

第十頁後一行而內固其扃鐍按天德堂本作而內固扃鐍以防之存異

第十一頁前七行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按爾雅雞大者曰蜀又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之矣注魯雞大雞今蜀雞也據文義蜀當

作越存異

第十三頁前七行知已之不可强而為之者邪係

從蜀本方本參定者考異並取杭蜀本定為知

其不可而强為之者邪文義似暢存異

第十七頁前三行注受業太學刋本受訛授據後

漢書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注多失其眞刋本眞訛言據後

漢書攷

第十七頁後一行注辟充為從事刋本辟訛辭據

後漢書攷

第十八頁後一行初舉高第尚書郎考異無高第二字與後漢書本傳合應係後人謬贅存異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為可耶句下考異有為不可耶四字存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燮